

養一齋集

菴一齋集卷之十一

山陽潘德輿彥輔

賦

幽惕賦

粤二儀之剏䰟兮化烟熅以育人菴幽微以定命兮曷迭遏以畀眞昔幼承乎家誥兮鑽先哲之遺文循理道若符契兮豈折柳以爲樊非徒絛暢于義命兮亘惕惕于一身奉遺體以馳騖兮又終鮮乎兄弟執和氏而佩懸黎兮忍取戾于失隊未歷邛崍之厓隒兮何平地而顚躓豈夙訓之灌溉兮殆狂疾之爲累厲蹷疎于招尤兮奚今時之不

怨艾我昔橫扁舟于大江兮撊淫裔而不還薄潛龍之窟
宅兮探嵒碕而盤桓湏如山而潠漫兮變生𢚩于目前貪
游佚而蹈險兮古哲人之所患曾受責于友生兮誓肝腎
之永鐫弗心結而儀一兮終貽刺于風人抑吾豈獲已兮
蒙姍譏于大雅惟𦙶次之𩪓魄兮莽嵴嶫而問何計生命
其匪蹇連兮詎翥飛其不可駕六駿以行遠兮恥傁遲于
道左威鳳高跱于雲扉兮吾何爲乎曠野招列鈌以弭節
兮策𣝀驷之駊騀俯蓬瀛之泬泬兮渺縣圃而在下訶閶
闔之不爲通兮虎與豹其誚我持狂言而問天兮浟長風
而心寫固褰情之激宕兮方希美于達者當局促之時態

兮實轉樂而爲禍親者閔我之顚越兮申金石之美辭結中情之蟉曲兮遂擘涕而滿懷古驥之不多覯兮豈私惠相嫵媚念微軀之賤陋兮鮮交契之淸徽匠石病其臃腫兮暈櫨欒而棄之余又濯濩于物欲兮若大川之無隄狎蝮蛇而親蝸蝂兮身枕蛟而挾螭疇亹亹以苦言兮藥耽槃以肅祗何斯人之纏緜兮魂慽惘而憎哀遠含唏而績愁兮心悇憛而泗洟余檮昧而不靈兮亦淒切而銘肌矢終身之憯慄兮敢屢陷于非彝大道之亶亶兮允哲人之所宅守至敎以束身兮險摧萎而不易余非金璧之皜曜兮詎自賤如瓦礫理潭潭而淡遂兮在棲神于淡宋凡躁

進以求合兮虞中塗之屯蹶況亂德于逸蕩兮覆先民之
鴻則自診其姝下愚兮奚黜非之不力俯降心而孱守兮
集遐齡以淑德彼松喬之養命兮穴嵒峨而爲家駐顏色
于丹頭兮導離坎于中和妄馳想于天路兮非吾人之所
嘉吾節欲爲養生兮飭幽獨于寤歌憎放達爲酖毒兮愼
几席于干戈謐匡敕以祲幽兮瀹奧苑之菁華異桑門之
宋滅兮標眞諦于無遮彼彊屏而弗納兮實汙垢之駢羅
惟汲汲于降衷兮宜嗜好之姝科吾畏吾天兮滌眾穢之
萌芽全端倪于無朕兮降嘉福而孔多重曰吾邅弱質姝
魁雄兮擥羅百悳裁藐躬兮懲往省來神忡忡兮惄惄發

悸戒厥終兮霱穴出血壯趾凶兮柔剛交協守恪恭兮鬱律歲魁無攖鋒兮顛顙睽唯無變容兮淸宵悅念德曷洪兮懋迪斯訓無不聰兮

礪志賦

立佳人于竝世兮懷淸揚之素輝曠昭藐而一顧兮乍通辭而衰回指白日以照心兮贈明璫以要之願眷言其愼修兮志靡閑乎合離蒙雖不蹈乎古訓兮幼考業于藝林奉詩禮以植身兮日憂心兮欽欽恫隕越于層淵兮畏世路之嶔崟仰化工之虛霩兮或黯黮于愁霧恃之子爲合志兮誓磨礪于良金苟束修以飭事兮鄣疲苶而不任陟

閶闔其匪高兮測瀛海其匪深翥雙鵠以翱翔兮毋鴆媒
之亂我心疇不知匪幾之拘性兮每悔惑于浮言枳棘錯
而造天兮遙無麻而蔓延臨回風而愴怳兮咸矢貞而勿
讒飲食蹩躠其不慊兮悔昔譽而汗顏思遵軌而得路兮
求荆璞之皎然璞致致而易皴兮厲符采以圖全余敃敃
而自艾兮終蹈非于前轍詎憎規而斁䙜兮立易方之故
也寒昨盟而不省兮憾用緇而染絫也親戚進以良誨兮
面飾非而勿悟也世態總總其累心兮志踧踖而未甯思
子而不見兮聊歆愉乎郊坰步古道而莽莽兮日又晦乎
柴荆御金尊而不釃兮視華鐙而不明天爋闇而闊遠兮

怨咫尺兮阻且長歸閭門而獨寐兮夢出入而徨徨念爾我之索居兮茹煩菀于綮懷世方吹毛而索瘢兮彌弔景而增哀雖纖疵之未克兮亦有待乎風雷天之不可斁兮孰易貝此昭質終自投于濁水兮恐赤珠之難索占兌澤而不講兮內懷怍于儕輩往信不可諫兮交砥錯乎異日水瀰瀰術除兮春華覆階山林邃古兮抗言軒羲穹木榻而勤懋兮殷瑤編于綮帷縱飛沈之靡定兮同嚮道而知歸亂曰子之明兮其誰昧之吾之過兮胡自蓋之江漢滮滮其源大兮聖哲巍巍其德沛兮昭昭上帝慎自愛兮勞勞日月逝將邁兮福衷慊慊自保艾兮𠂇時泄泄禍之最

兮

此乙丑歲初交郭景遠時作今十有九年矣景遠安貧守介終不遇以歿已矣無規過人矣覆檢此文心折骨驚癸未仲冬自記

驅夢賦

主人晨起意動色沮睽眙噩夢數避無所因召詛離面赤發語呼曰爾來爾胡余苦我晝蕩詄萬物洞開爾之天地迫狹陰霾荆棘荒薉刺人胃懷竅窬鑿齒身角傻傀竄身入莽當道一豺贙騰吮血𤑔煬蜂虺百毒在右嘴肩近濺我晝寢佚出入安安爾督余戕齒矛長鋋敵有十手叫突我前甫脫斫額伏弩齊關回首疾睒耳無全輪流盂黏腓

足不得旋喬刃一劚哮吽電奔喘逆未定糾纏滿身縛入
暗獄如蟄孤豚我晝舒舒㖃歌揖讓爾招犛魈眨逖跳盪
戟冠怪服山經無狀來窠我頸臉腦擢臟巨首突雲修壓
踏溷鬔鬆朱髮出目傲望幺麼嘻嘻努脣肆謗舌磹指招
我如敗醬神魄憯甚數日烱卷我晝軒軒曲室廣庭爾拉
仄徑汙穢纏縈溲渤沒履春泥蹍蹡十步蹉跌胜臭盈裳
逕身縱走險遙井際仰絕弱蘿俯隓溝阬略彴蜿蜒獨木
斜橫廣不及尺旁無攜擊吞舟出暴目光射睛欲上不上
雷濤震驚我晝枯宋志屛滎曜爾侗寵利汙我鏡照仕宦
駢湊萬足霖潦竇我其側蠅集蜂鬭我晝甯謐萬魔受降

爾幻邪態欺我愚公嫮色蔽視姦聲塞聰螓首曼睩一曲千缸縱恣妖蠱神蕩情惷使我太璞擊剝掙摐使我心田非種耕耰我書讀書聖經彬彬爾引浮屠稱說瀾翻闍浮六道恫喝謾讕前生後身怪僻顛眗我書靜居名理凝醒爾呼游魂尊曰僊伯招手太清謂倏拔宅與我鍨書瑤函丹冊謅諑不棍陋似巫覡蔽芾靈明茅長榛塞我書緘口三問不荅爾攜辨客縱橫譚諧鋒摧穎鈍億萬譌雜令我搖舌如巒出納我書閑閑謝絕餘事爾建愁城署我爲吏百務懞慌謬輒抵排心口有語如被刵劓喪手仰屋但聞嗁嘰凡我書無爾夜必有銜踏闔至不記妍醜襲我不備

蕩析紛糅和氏之類穜稑之莠爾罪如髮律笠擊掊念爾
狎熟典從寬厚元州一兕非我所取東方善罵亦恐失口
命爾疾去鼯鼠兕走依違反顧惟爾執咎趾離欠伸游目
不饜艮久拂衣向我而嗔曰子不德翳吾是憎昏曚晝夜
舍己繩人子心豁朗何物螫噬凡諸蛇虎乘闇鬭智子心
恬愉干戈不生几席慎毖龍戰濤嵩子心盈滿鬼羣來瞰
子心虛無百陰沖淡子心不洗起穢在己子鑑澄澄羣垢
如水子日所踐不軌中道自化蠶叢形子慓佼宦塗屏營
子實不貞晝僞遏蔽夜吐其情聲色淫冶萌枿幾微子刃
不斬疾發如機僊佛悠謬中人陰曲衾影牽擢子養不熟

子早迨暮放論竭慮宵清籟滅亦此橫鶩凡子有身此夢如影不蹈夢區不燭心境人急富貴粱粟雲房人希清淨華胥徜徉厥思靶淚洗胃鑿心厥慮研練飲爻吞篆吐鳳懷蛟神物心超蝴蝶鸜鵒塵坋心浴貪槃者狂槐南有王交物者蠱高唐有女心往夢往東嚮西響子詡曉人神凝志爽乃是不覆抑直爲枉我晝何居卽子之家非伺昏暮躁躪子廬爾我合體子毋呿呿逛我四裔實攣我袪凡我進退綽綽有餘主人聞言愕然神悟无思无爲制節謹度靈臺天春宙合海曙是夜趾離不知何處

南窗賦

大江之北長淮之東一士結屋端居其中大開南窗以招
遠風天高嘯長人閒慮空其為地也廣但三丈淡逾十尺
手鬚白茅足滑赤埴階無石嵌疏不綺飾日出東隅倒懸
攤書造化亭毒溟涬機樞千古偉人下交于余有子有子
蹌蹌來往長者既冠次者舞象幼垂十齡蒙其可養說經
窗下奉我几杖柴門張羅父子嘯歌土不通方執友無多
望雲相思杖策來過睎古談埶狂瀾不波室藏尊酒獨飲
亦快釣者得魚敂門而賣翛然一梧饕氣飲瀣矯首抗吟
天地賞音手招太古口庰凡今當我雄劍代我清琴雨檝
林薄縱目寮霩東迎月生西送霞落桐露欲響荷負半躍

葛帳垂垂藤花衍衣山鑪香燼蝙蝠細飛素月西流松陰入扉窗虛夢淸何成與巚煌煌京邑千九百里方春北行霜犯骨髓維夏南歸汗滴鞭箠何似南窗風日淸美峩峩金臺朱門旦開車若流水朝辭暮來勢落命蹇棄如敝衣何似南窗了無驚猜維此南窗背淵依泉身安傳舍心豁蓬蒿有廬則愛豈翳慕陶重日窗受明光南協陽德陽贊以陰明守以黑養晦隨時味道無極

山陽潘德輿彥輔

論

天論

天無所不在人以爲人居天之中其實天且居人之中手持足行目視耳聽心實貫之見四體不見心謂非心得乎天在人猶心在手足耳目而已曰蒼蒼者天也天在上者也嗚呼人之二也柳子厚作天說謂天一大果蓏癰痔艸木也其惡能賞功罰禍乎劉夢得作天論則謂天人交相勝或天勝或人勝信若二說是天亦一物與人竝立目手

足耳目一身也心又一身也恐天之宜陰久矣夫人有喜怒哀樂天陰陽晦明也天有風雨霜露人威德文武也此其顯者也夫人之靈其靜而淵淵何也其動而浩浩何也其動靜之交出入若有懼居處若有思何也雷電不在牖日月不在室輒爲爲上顧輒爲爲左右顧信者何綽綽旁天亦寬詐者何側側旁天亦迫淑者祥慝者裁其祥不來其天已嬉其裁不隨其天已悲人不見也乃責天以命討天曰命討在汝責天以哀矜天曰哀矜在汝夫汝已抱一天而善而惡而禍而福而生而殺而貧而富而天何事旁而天何日非事旁山之齒至久也水之澤至遠也天何壽

山山自厚天何助水水自裕此山水之天也故曰天物一而已矣傳記曰人定勝天又曰天道遠人道邇皆不知天者也然而天晝夜東西旋不息人坐而食天含育孳生爲萬物褻人梏而亾夫如是故怨天背天蔑天而天眞遠矣而人乃非人

心論

存心則聖制心則惑今夫心之不可以制也其學始而爲原憲流而爲告子偏而爲楊墨溢而爲莊列矯而爲佛氏制心之說出于東晉僞商書而原憲已發之憲狷者也彼之美在有所不爲而告子則以之外仁義夫制心苦事也

其以此爲事而偏用之者楊爲我制心之仁墨兼愛制心之義彼其性豈無仁義哉將制之以爲學而以其學動天下也莊周列御寇見仁義之如是其苦心之如是其難制也一舉而歸之支離謬悠之說而謂爲桎梏而制心之禍烈佛氏見人心之終苦難制莊列之以支離謬悠者勝之而不能服也于是以寂滅爲心陽使天下之人不受制心之苦而陰率之以杳冥空虛遠無涯涘之言天下遂不從莊列而從佛氏而制心之禍彌烈脫令常守存心之言吾見人樂率聖人之教而不至爲異端惑也夫人見其是己之物而必舍去之何爲者也見其是己之物而必用力過

伏之亦何爲者也此存心制心之說也醫者謂人曰汝病在心當日以金鐵厭之則可乎亦驅其邪而已矣今人恆受異端之惑而制心一言先童而習之吾見其心且十百千萬紛有于中而不可制世變愈亟而機械變詐轉由此肆起以交相危也悲哉悲哉誰不能存之而誰使制之

才論

孰可懼才可懼天下皆不才而我異焉吾懼其敗也禽無才者也有鸚鵡之巧翡翠之采色獸無才者也有虎豹之章熊羆之搏噬天生此聰明巧飾文章勇捷之才以異于佗物而被禽戮則先焉夫才之敗也有二曰人敗之曰己

敗之其人敗之己敗之也亦各有二曰忌曰寵曰矜曰怠居今世而不爲人所忌者庸人也故忌才者十九寵才者十一有才者不能窺忌才者而爲忌才者所窺則敗寵才而不當其才至于病國毀家則亦敗忌而敗之者十九寵而敗之者十一寵才而不爲才懼則其禍與忌才者等雖然人足以敗才哉忌才者儆才者也寵才者試才者也吾曰懼吾之敗則天下有百忌我百寵我者吾之才不以大小爲矜且怠何也矜者氣不克靜其才則氣浮于才怠者氣不克動其才則氣陷于才氣浮者人病氣陷者己病病于人者敗身病于己者敗事萬物之才天爲大春夏發之

而非驕秋冬藏之而非吝其氣之剛柔善有以用之夫聖人之才亦若是已矣衰季之士恃才之異于人輕躁自喜以僨其氣旣身受才之禍又使天下受愛才之禍論者乃鑑物哀人以無才爲全其天而頑鈍闒怯之夫竊朝廷尺寸之柄以黜陟才士快庸人之志頹豪傑之聲辱鍾毓之心虧國家之體其始祇以有才者之不謹懼乃一敗至此夫懼者所以治氣之學也是故懼則成

鬼神論

有不邪之人心而後有不邪之鬼神今人之心日以造鬼神爲事人不止一心而鬼神之數遂繇三代以上其鬼先

聖先賢高曾祖考而已其神天地日月風雨山川社稷門戶而已人之心一故鬼神之數簡鬼神之數簡故其誠立而幽明交萬物治邪鬼不侵哲人淫神不享聖世心一故也或曰心能造鬼神心未造而鬼或躍于前瞰于室何也曰鬼神者氣也氣能通吾心而心所不可無者則鬼之神之高曾祖考日月山川之類皆吾所不可無誠合其氣者也其非吾之心而心動于鬼則亦鬼動于神則亦神者吾之所可無特邪合其氣者也心未感而亦鬼而亦神天地之間氣之偶厲者有吾弗見也者弗聞也者而其氣久則滅吾祭享之廟貌之而其氣凝矣誠合其氣者心通也邪

合其氣者心造也其感氣之出沒不常者彼亦能擘剝人之心而心不爲之動則氣無所坿以存而氣必槭鄙儒不達是物概謂之無夫高曾祖考日月山川之屬旣萬萬不得無卽今日諸淫祀亦皆人心所設也夫心何所不有哉謂鬼不可無財則府庫之謂神不可無配則夫婦之心立而鬼神之變狀若鏤若繪心病耳則聞心病目則見僊佛一起鬼神如沙于是有道之諸天有釋之闍浮提僊佛遂敢爲鬼神之淵藪雖高曾祖考日月山川之鬼神亦若惟僊佛之言是聽從公卿不知恥閭閻不惜費至是而鬼神之汙辱甚矣世愈衰則人心愈濟僊佛乘虛而入而假鬼

神以怖之故不敢不從也聖人之世無僊佛故無邪鬼神無僊佛之邪鬼神故無生死輪回報應之邪說而風俗正忠孝純教化立雖及其季列國淫祀亦僭瀆于山川祖考古帝王師佐而已不若後世之鬼神大壞風俗褻忠孝梗教化也嗚呼不麻僊佛則鬼神日邪不麻邪鬼神則人心日亂麻今日而有大聲疾呼麻邪鬼神僊佛者亦正人心之大端也夫

僊論

天下莫大乎生死之道不知生死之道者天下之大愚也僊是也夫僊者豈不自以爲超出乎生死外哉天下果有

超出乎生死之道則欲超出乎生死者莫先于天其能超出乎生死者亦莫先于天天不能無晝夜明晦日月升降朏魄山川凝泐流涸是天不能不運行于生死之中而僊者欲取天所不能而已能之非大愚而何其甘于愚者無他謂僊鍊其氣氣鍊則不械不知有聚而無械者非氣也夫聖人之養氣行其所無事也以理養之而氣之聚械聽諸天岸爲谷星爲石而天常存少而壯老而死而聖常存也若僊之養氣也攝之攝之者逆之也矯揉五藏以爲功躁動四體以爲學金石芝术之物日攻其氣塞其氣氣日逆必暴死也或曰古傳記載僊甚繇豈盡妄邪曰傳記之

𢑴有以談異爲樂者有輕信卽以傳世者有藉此蠱惑愚夫婦售其術者蠱惑者立語言符籙談異者造居址姓名輕信者求丹砂引導以一夫之愚而欲抗天地自然之數以絕不能有之事而冀之旦暮之閒故天下無眞愚者也有眞愚者則求僊而已矣雖然豈無由哉今夫僊生于奢佛生于衞是故有梁武陳武之儉不中禮故佛乘其虛怯而惆愓之有秦皇漢武之好大喜功故僊乘其夸詐而聳動之富貴足則求壽考壽考不能不死則求長生益憂怯者多求佛淫夸者必求僊曰僊之長生不可冀其能養生者多壽何淡恐之且僊者淸虛其心者也世有淸虛之士

其及于過者寡矣曰灌畦者農夫之職業守身者聖人之
宏指農夫不以灌畦過豐凶之大聖人不以守身昧生死
之恆今將謂養生無益則人將以酒色爲日用以養生爲
有益則雖聖人不能不死也是故養生有二順男女飲食
之常道以養生守身之孝也絕男女飲食之常道以養生
矣求之術也然則僊者幷養生亦不知者也且生死者天
地無私之道也僊欲不死私莫甚焉何爲清虛哉以僊爲
清虛此老莊文列所以受封于求僊之朝而爲罪之魁也
豈第不能寡過而已夫老莊文列幷非僊者世人所見之
僊淡山絕壑中受山澤之氣厚有一二百歲不死者耳若

以所聞尸解者爲僊則鬼亦僊矣夫佛猶西夷之一術若僊者合古今四海而無其人者也無其人而羣愚交以爲有大者禍國小者蔑倫禍家費財禍身速死準以聖道律以王典蠱惑以求售術者受上刑輕信而傳世者受次刑談異爲樂者受下刑

佛論

僊者僞其事者也佛者僞其心者也僞其事者惑人淺僞其心者惑人深夫僊本無其人小夫妄託其事曰其黃白丹汞入山絕粒人猶病其事之難而不從焉若佛則家奉而人說之矣何者佛有其人有其教又以論心爲宗無黃

白丹汞之詭辭入山絕粒之苦事乍視之飲食生死猶夫人而其論別理致于人心探幽索微道體極高端遠雖讀書學道聰明絕特之士一不辨別則往往入其環中而不能解今觀其論心也空虛者體寂滅者用世皆恐懼好樂忿懥憂患不得其正之人一聞此言皆謂果能滅心即諸不得其正之患可以免而心之樂將大故至于佛之前而貧者忘其貧賤者忘其賤雖國家天下莫大之憂而習于佛則皆可以謂之幾身破家亂國害天下而奉之不敢二蓋其制人者中人之要害也讀聖賢書三四十年不得其解者聖人之論心踐實而難盡庸常而有準也朝聞佛言

夕則依歸不需時者佛之論心凡聖所有者佛皆以爲空以爲空則無所不至而皆可以證道君臣父子一舉而棄之而法無所可施焉故嗜僊者敗于術而悔嗜佛者終身由之至于老死尚不知其畔岸徒以爲己不能盡而没非佛之過佛之賊人也較僊尤黠則較僊尤酷故去僊易去佛難今之欲去佛者必論其因果報應輪回之妄此佛之餘論也使佛徒以因果報應輪回之說致人此可愚夫婦耳無能統賢智愚不肖而兼致之也佛先持心示人而賢智俯首矣世不皆賢智而論心者或愚不肖所不解則由心而生因果報應輪回之說而愚不肖又俯首矣兩設

其塗以動人之心而總以空虛寂滅收其竅曰爾不從則將有因果報應輪回之慘從則億萬之因果報應輪回一歸于空虛寂滅而無所拘攣係戀以苦其身與心既束縛之又馳驟之而不懼報應者樂其論心昧于論心者懼其報應東西各布一陳而佚寇鮮矣非天下之至黠者不能有此周密之算鏡深之謀也夫黠者售其術于前則人相與戒于後而佛之久何也曰佛假人生而靜之言以論空虛假克己無欲之言以論寂滅假惠吉逆凶之言以論因果報應假終則有始之言以論輪回意有所微竊而貌有所迴殊微竊其意則可藉之以動人于始迴殊其貌使人

既入之後不可復歸而其教乃可顯而與聖人相持故賢智者既蹈于空宗而果報輪囘之煩雖賢智亦莫得而非之故愚不肖之信詤堅而其教遂以不朽至細儒之讋讃而無忌憚者倡之曰三教而佛之禍眞不可救矣曰僊養生爲我者也近于楊佛度人兼愛者也近于墨然乎曰楊氏爲我其言歸于絜身僊則穢雜甚矣墨之無差等卽佛之平等也然賢同上賢猶近乎人世之爲若佛之空虛宗滅則人之類絕矣絕人之類猶曰佛于三代後可爲養濟院其理愈近似其患愈淡遠故楊墨之禍不及秦而佛之害遂二千載然則何以去之曰知其僞則去之矣空虛宗

滅無以爲人因果報應輪回無以爲天人生而靜該萬善也非空虛克己無欲皆中節也非寂滅惡吉逆凶氣之相孚如影響也因果報應瑣而邇終則有始聚散剝復不相襲也輪回無終窮有始是故假聖人之言者卽以聖人之言鏡之千秊老魅能幻其術于人而不能逃其形于鏡也惜乎鏡日在人之側蔵之者不一持而照焉又從而文飾之譯布之解釋之嗚呼佛心不僞不蔵人人心不僞不蔵于佛易曰可用行師征邑國也君子自治而後治人必使下自治其身上自治其國聖道粲然著于人之心而後佛可去佛去而儇從之矣不然今日盡滅其教明日或有以

佛爲不可去者夫天下尚有以佛爲不可去者則佛之教眞去邪否邪

余近爲闢邪家誠一書雜引成說之闢佛者而折衷之以示吾子孫較此作頗賅悉然意初不外是也此作成于庚午九月家誠成于丁亥二月前後相距十有八年自記

夢論

礎潤而雨人雨也夢礎也有二人于此其一求富貴利達者也其一不求者也其求者夜則夢冠蓋騶從出入不求者亦如是何也不求者其心而動者亦其心心或動于三歲之前三歲之後猶夢之目見求者而目往目聞求者而目往雖不求必夢之矣雖然猶有跡也天下有必不能求

之物其求之實非事勢所有者而亦夢之何也夢也者思之變狀也天下之變有萬人之思亦有萬故夢不必即其思而皆思之積人不能盡思之狀即能盡夢之狀乎思于此必應于彼思則誠誠則通凡夢之驗于後者亦人自通之而非有假夢以告之者也故傳記之載異夢無足載者也佛以人之生爲夢莊列皆然愚者又以死爲夢皆不知誠耳不誠則不明不明則不知生之理故以生爲夢不知死之命故以死爲夢天地以誠施生日月以誠照臨山川以誠流行人物以誠孳息生死以誠往復合天地日月山川人物生死而皆概以夢其心之僞可知也天下無不思

之人雖聖人亦有夢謂至人無夢者亦僞言也夫聖人之異于人者氣清而不蒙夢純而不雜而已所謂誠也誠者通幽明晝夜而一之者也故君子思之以反諸身

聖賢英雄論一

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自古及今無所爲英雄也三代以下英雄之說興人快其可以騁私智也遂謂英雄之名出于聖賢之外而足與聖賢埒而其爲聖賢所不忍爲不敢爲者竟公然與聖賢爲讐而不自知其非嗚呼豈小禍也哉夫所謂英雄者將以爲一身爲英雄乎將以爲一身而又推之天下爲英雄乎如以爲一身爲英雄也則

無人不能自謀其身不足爲英雄也卽有不善于謀身者亦十百中之一二人而謀身終不足以爲英雄也百工技執輿臺皁隸下至鳥之養羞鼠之穿墉皆汲汲謀其身不足以爲人異也故惟由一身而推之天下者乃可傑然出人上而爲英雄而與聖賢之旨合焉而若漢末英雄記所稱曹操孫權者流特輿皁鳥鼠之善謀其身者耳何足以爲英雄夫英雄之名其不能與聖賢二也決矣二之者人之私智也非英雄之本旨也英雄之本旨仁而已矣仁則英雄不仁則不英雄又何疑

聖賢英雄論二

難者曰聖賢王也英雄霸也王之外有霸何可廢也亦何可合也予曰霸者曷足爲英雄乎卽以爲英雄然而齊桓之霸也在滅譚遂乎在九合不以兵車乎以滅譚遂爲霸也則戰國之七雄皆霸矣以九合不以兵車爲霸也則霸者亦不能不師聖賢矣故謂英雄不盡如聖賢之純則可謂英雄立于聖賢之外則不可且聖賢英雄者何亦人而已矣使必爲人所不忍爲不敢爲而始可以爲英雄則先已不足爲人而又何英雄之有是故英雄非齊桓之流也就世俗之以霸爲英雄而論之也就世俗之以霸爲英雄而論之而齊桓猶恃九合之不以兵車爲英雄而柰何以

謀一身不顧天下爲齊桓所不屑爲者而槪以爲英雄也何也英雄亦人而已矣人爲人則聖賢矣英雄矣合矣孟子所謂大丈夫所謂豪傑之士乃英雄也佗日又曰仁也者人也盡之矣

聖賢英雄論三

天下亦有襲取聖賢之仁適足以累事而爲英雄之所乘者故天下樂道英雄之人百倍于樂道聖賢春秋之宋襄楚成有明之惠帝成祖遠近可鑒也而亦不然宋襄明惠非聖賢也不過假其名以相高而其仁不盡則其智不周因爲姦猾之所乘耳故宋襄明惠可以謂之迂謬而不可

謂之聖賢楚成明成可以謂之姦猾而不可謂之英雄以迂謬當姦猾未有不爲其所乘者烏得謂聖賢之力不如英雄之鉅也且人徒以宋襄明惠爲戒而不知以楚成明成爲大戒彼一則爲逆子所殺一則寵逆子而守祧之賢子幾不免于殺英雄之得禍豈淺鮮哉人之言曰聖賢違時英雄識時庸詎知外乎聖賢之英雄卽姦猾卽亂臣賊子而終猶不免于禍也此論不明史冊之人品分道而不能畫一無以論古人無以處一身禍且蔓延于百世而無盡信乎聖賢英雄之論不可以不合而一之也何以一之曰自古及今無所爲英雄也聖賢而已矣孔子曰道二仁

與不仁而已矣

王陽貢禹論

儒臣之道明經爲本諫諍爲用雖然本之中有本焉心術不整明經諫諍皆邪慝也漢王陽貢禹少並稱明經仕各以諫諍顯然王陽之經術諫疏董仲舒之匹也其諫昌邑王也謂宜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訢訢焉發憤忘食日新厥德此旣萬世人主之蓍蔡矣其諫宣帝也謂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遭其時言聽計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于三代之隆者其務在于期會簿書斷獄聽訟所以

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獨設刑法以意穿鑿
是以詐偽萌生刑罰亡極嗚虖三代後二千餘年名臣眾
矣未聞言此者雖周召復生豈有加乎宣帝迂之謝病終
不召無足為陽恨獨恨班固實識使與貢禹同傳且謂陽
禹之取舍同也夫禹之取舍豈獨不逮陽名臣之冠而
禹邪臣之尤也何以明之禹箴元帝語至緜密帝亦屈意
信嚮之然綜其要不過勸帝裁減服御器物宮女廄馬離
宮苑囿罷采珠玉金銀鑄錢官俾百姓壹歸于農兒七歲
出口錢二十乃算皆儉樸小節非能瀝血陳姦凶使帝赫
然馮怒奮陽剛閉羣陰得經義之大者也漢之亡兆于元

故其害莫大于任石顯殺蕭望之斥劉更生而禹實黨顯劾望之更生其爲三公卽顯薦漢之罪人非禹誰也凡爲人臣者必巧給便佞作姦攬權而後爲小人則小人亦易除惟諸誦習經術號當代雅儒者亦內耽利祿扳坿私人不使其君知賢不肖之辨而羣小乃盤固不可去國隨以亡故昔人以爲拂人主易攻權臣難若匡衡張禹孔光杜欽谷永之徒陰護持王鳳董賢王莽交通比周外假經術諫諍取重人主皆師貢禹之故智者也唐權載之作辨亡論力斥張禹于貢禹則恕之不知二禹心術一目皆孔子所謂色取仁而行違鄙夫患得患失者乃儒者之下流鄉

原之大較其不幸敗露始爲蘇威馮道幸而安居高位以老壽終獲世淸名身後褒衈如貢禹者何限作史之人經義不精嚴往往以淸平之儒臣寬之豈不謬哉或疑班史劉向石顯傳顯書貢禹陰事于禹傳沒之爲史中互見法不知此大節所繫不可以互見爲隱譏也況王貢兩龔鮑合傳皆淸純直節士可以禹厠入哉此卽固闇于大義失身權勢之由也吾斷禹曰邪臣之尤使不得與王陽比爲儒臣史臣者庶悚然于人臣之義無昧其本心哉

夏侯泰初論

心有以一而定者有以不一而定者一而定者守天地萬

物之常不一而定者通天地萬物之變不一而力求其一聖人無是術也夫聖人之心至靜也至正也然物之卒然臨于吾前而出于吾所備之外而亦有所不驚非槁木不可夫聖人之心如物而有所不加任物而有所不損物之卒然者既過而靜正守其大常不至如庸人之遷流震蕩則然耳方其初聞見時無以異于人也夏侯泰初倚柱作書疾雷破柱泰初作書如故陪祀魏陵霹靂碎所當之樹諸人皆伏泰初顏色不變泰初非卒然臨之而不驚者邪曰此泰初之心之定也定不定觀諸物至之後而非物卒至之時使泰初驚而跌宕不能止則庸人也昇謂其不驚

者將使天下以槁木之心坿于宗然不動之義而彊制其心之說起曰泰初其淚于聖道者邪曰否泰初能定其心而不能充其心能定其心故刑戮在前而鍾會不得求之以爲友生必在頃刻而不變其舉止容色不能充其心故知子元子上之不能容而濡忍不能避欲以身衛國鉏姦人又不知李豐之不可以集事而罹其凶傳擬譏其志大才淺者皆泰初之不能充其心而餒于明哲保身懼事成謀之義者也然則能定其心又當充其心其于世也乃安然而無恐若彊制其心遏抑既久喜怒哀樂之本然皆制之不一動天下非常裁變之至視之漠如矣此豈小故哉

昔蘇子瞻少作夏侯泰初論謂人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無失聲于破釜能搏猛虎而不能無變色于蜂蠆不一之患也然吾懼其將以彊制爲一非聖人之所許也若夫聖人遇迅雷則必變而泰初則神色自若而無疑泰初之學過于聖邪蓋不能敬天以治心知不變之爲定而不知變之所以爲定者乃其與天地萬物相流通者也茲泰初之所以不能充歟

養一齋集卷之十三

山陽潘德輿彥輔

論

論明太祖一

朱子曰成湯之學祗是一敬愚觀明太祖始亦克敬者也初平張士誠諭諸將曰吾欲置酒一醼中原未平尙非其時張氏君臣飮食宴樂公等所知也北伐時諭徐達常遇春曰將軍下齊魯諸郡矣夏勝之兵易驕久勞之師易潰尙愼戒之初平元諭宿衛武臣曰元君臣驕奢佚樂今如此朕日愼一日卿等亦思曩在民閒視元將帥輕肥歆赫

何敢望之當勿忽貧賤時諭太原諸將云大軍所至如摧
枯拉朽上天眷佑可不敬乎諭京衛將士曰暇當練武不
可宴安安者危機四年七月令中書省毋奏祥瑞救異蝗
旱即時報聞三年五月不雨上命皇后諸妃執爨爲農家
食太子諸王躬饋于齋所上徒步山川壇素服草履席藁
露坐晝暴夜臥地皇太子捧榼進粲食雜麻麥菽粟凡三
日下有司訪求天下儒術深明治道者嗚呼此可不謂畏
天之威哉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其戒敕將
士有之桑林之禱六事自責其兢惕救旱有之初政亦湯
矣中年以往用人太驟任刑太繇猜忌之心未謐宗藩之

勢積重昔日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撥明祖于古湯有慙德矣功業既成不能日新但求攝官承乏之中材而左右厥辟者無保衡其人扶植培養之功疏畏憚切劘之益算上無以成改過不吝之大德下無以貽俾輔後嗣之永休不然以明祖之恭天勤民而身沒未幾蕭牆搆釁海內鼎沸豈非敬德之不充而輔主德以保子孫黎民者無人之故歟

論明太祖二

有明一代后妃無失德洪武元年修女戒三年嚴宮政五年鐫戒后妃之辭于宮中祖訓嚴矣雖然宦官宮妾相朏

運者也明祖以宮中隙地使內侍種蔬朝退見一內侍藉而行雨中杖責之曰皆民力也暴殄若是洪武二年定內侍諸司制諭吏部曰周禮閹寺未及百人後世踰數千卒爲患求善良于此輩千百無一二朕今備使令官雖未能如古亦當與防微訓不可謂不嚴也然而明之宗社卒亾于宦官手何哉以予揆之周禮不足盡信官制多與羣經不合獨其以閹寺爲冢宰之屬雖未見佗經然閹寺亦官也既云官則亦統百官者之所統可知也夫周之冢宰宰相之職也而明則不立宰相專責六部亦不以吏部尚書統攝閹宦其後內閣之權雖重亦與閹寺無統屬夫周重

冢宰而閹寺微明廢宰執而閹寺橫三楊賢臣也而不能
不希王振之旨此皆三代以後不以冢宰治閹寺之失也
得失之機可以鑑矣

論明太祖三

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胥妖所書武宮煬宮論語所
記季氏旅泰山皆是然猶鬼神之枉祀典者也東漢以來
沙門之教與道士之術熾于是無名之鬼神坌集不可當
莫審姓氏莫詳勳德以邪召邪瀆汙莫甚嘗謂三代以上
祭非其鬼而其鬼有可稽三代以後祭非其鬼而其鬼并
不可考浸尋既久依倚附託幷城池嶽瀆先賢先臣之正

祀亦別易美名昧其本始使人不知酬功報德感善疾惡之義雖不廢祭而祭之義已廢矣禮記所謂今之祭者不首其義故誣于祭是也善乎洪武三年詔曰朕考嶽鎭海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彌隆是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至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可加忠臣烈士可以加矣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明神人正名分者也今依古定制皆以其神稱府州縣城隍第稱其府州縣城隍之神歷代忠臣烈士如其當時名爵後世稱謚皆與革去惟孔子如舊天下神不應祀典者有司毋祭此詔洵曠世之卓識千古之偉義一洗

歷代禮官之陋然曰惟孔子如舊是以孔子之王號及謚爲不可議也酌損謚之而終未盡善此失至世宗始革而後不悖于古學官祀先聖先師之義信乎制作之難也又洪武七年設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訓其族人獨遺曾氏禮官不奏增也以爲三氏之族盛歟十八年翰林院待詔孔希善言孟氏子孫有以罪輸作者二人上遣還諭工部臣曰孟氏後甚微脫或死亾行凋盡矣則孟氏非盛族也然則遺曾氏何也故曰制作難

論明太祖四

明祖用兵如神然其要在量敵制勝非尙詭詐其論討陳

友諒張士誠謂擊友諒士誠必不援擊士誠友諒空國來矣論伐中原謂張思道李思齊擴廓帖木兒三人皆百戰之餘未必遽降是以出不意反旆北行元都旣舉然後西征張李望絕勢窮故不勞而定凡此用之當時足以制勝垂之後葉足以定謀非小夫狡詐之談僥倖一時之勝不可爲典要者也佗日又謂侍臣曰孫武論將使愚使貪其言殊謬夫武臣當量敵制勝智愚兼盡不可使愚捐軀殉國以養廉士不可使貪偉哉言乎莊烈帝與劉宗周論將帝曰濟變之日先才後守又曰大將別有才局非徒操守可望成功此皆爲孫武所誤而未讀祖訓者也洪武時翰

林待制𡿨沈謂聖人之兵生人非殺人禦亂非爲亂尙義非尙詐孫子曰兵詭道也恐非聖人意此識雖王文成不逮也開國之君臣議論如此予故揭之以諗來世之用兵者

論劉誠意

三代後佐命偉略留侯武鄉魏文貞誠意四人而已武鄉丁艱尼之運亦竟厥用留侯遇主合志猶參陰謀文貞得君與留侯同世以事隱太子不終少之其推本仁義繇唐三百年之祚功過不相掩可也誠意爲元之進士官元帥府都事復應明祖之聘而出疑與文貞同不知非也夫誠

意之志大矣寡仁負智匡扶本朝義也不得乃佐新主澄淸天下此伊尹就桀就湯勸商伐夏之志事也文貞之爲人特縱橫者流始依李密依竇建德依隱太子求立功名旦幸遇太宗乃說之以大道用其言福被乎一世其初志未必爾也吾觀誠意之議論文辭方其處元之季棲遲小官固以天下爲量矣一出而埽羣雄定大業致太平垂名竹帛慶流子孫與國無極兩漢以來足配伊呂者武鄉之下必推誠意以失節繩之非論世之識也且誠意之進言于明祖有至大者五焉明祖已得應天諸路猶奉韓林兒正朔歲朝中書省設御座行禮誠意揮之曰牧豎耳何拜

爲其識天命眞僞定君臣名分以湯武待其主卓識過人一矣明祖問征取計誠意曰士誠自守虜不足慮友諒劫主脅下名號不正地據上流宜先圖之陳氏滅張氏孤一舉可定然後北向中原王業以成此與淮陰武鄉登壇隆中兩對皆預定大謀後若符契克敵制勝如風振槁雖善謀如李善長陶安善戰如徐常諸公未及知也二矣四方既定謂宋元寬縱失御必先肅紀綱而後惠政可行糾劾嚴正權貴斂手與子產武鄉之治鄭蜀何異其言既用復謂雪霜之後必有陽春國威大立宜濟以寬此又兢絿相劑殷湯建中之令德也三矣與明祖論相極斥楊憲汪廣

洋胡惟庸之不可用謂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願上悉心以求允合古帝王愼重爰立之義明祖不寤始而誤任僨轅繼遂永除鈞軸以致巨彌無間貽謀不遠旋搆內亂四矣帷幄奇策飈舉穎豎號以子房巨無愧色獨其慷慨論天下安危義形于色暇則敷陳王道明祖稱其數以孔子之道導余此則留侯所當退舍失步者五矣然則明祖有誠意而不盡從其言故治術雜而不古明祖若無誠意則天下事未可知即得天下而立國苟且不過與元之世祖並驅爭先曷得整齊文物躬致雍熙跨越唐宋哉誠意初游京師揭傒斯以爲魏徵之流而英

特過之西蜀趙天澤論江左人物至儕諸諸葛孔明可謂知言矣嗚虖三代下儒者之學不克振起卓卓如誠意者人徒以術數相傳會否或疵其出處謂仕明之後內有慚怍故文辭萎薾無氣此可謂小夫之謬說也余標之爲伊葛以彰儒者之志事且見其少時所聞濂洛之學于鄭氏復初者爲不貿若志事猥瑣不足以救天下而依倚二姓以來口實則儒者之秕莠而誠意之罪人而已矣

論陳遇劉基進言

明太祖召禮陳遇稱先生而不名欲官之遇辭爲太祖言薄斂任賢不嗜殺此可爲進言之式彼言高築牆多積糧

緩稱王者功利之鄙談世轉盬稱之何也吾獨異乎以伊
呂自期之劉基也伊呂之道莫大乎責難陳善吳王謂基
曰南方既平今宜致力中原以一天下基則曰土廣人眾
正可席卷王曰惟廣與眾不可恃也今雖垂就一或不戒
成敗關焉基則曰近滅張氏乘勝長驅王曰彼方自相犄
角豈得遽云長驅必吾持勝道俟彼亾機加慎重焉洪武
元年大宴羣臣奉天殿上曰念天下之廣生民之多憂懸
于心夜不安枕基則曰大業已定仰惟聖慮稍紓上曰堯
舜處治尙猶憂之況海內新脫創痍也夫上有憂盛之君
則下有弼直之臣基自命王佐顧乃導以侈大勸以安紓

此非作史者之苑討不確剪甚之數言所失非小小也或疑其謀略有餘敬愼不足故明足以察事變而不足以保一身力足以鉏巨姦而不能以遠不善嗚虖殆亦能動而不能靜之故歟

論南氏通鑑綱目前編

滑上南氏通鑑綱目前編自以爲傳信之書本史記索隱攗易大傳託始伏羲氏一埽遠古荒唐之陋說有足多者然其閒采取疏舛經惑後人甚多今略舉其十以辨之其一堯七十有一載書放驩兜于崇山七十有五載書流共工于幽洲夫驩兜之罪比周乎共工者也書云驩兜曰

共工方鳩僝功是也今已放驩兜于崇山共工則至五年以後乃流于幽洲是元惡未得罪御惡者先行誅有是理乎且書敘四凶得罪先曰流共工于幽洲繼曰放驩兜于崇山玆敘昭然不據尙書乃據仁山前編所引之莊子釋文又經仁山改竄者何其荒誕乃爾其二舜典三載汝陟帝位自在詢事考言後然必分一年爲納百揆二年爲賓四門三年爲納大麓泥而不通大抵旹䏌以前紀秊書事是一大難事南氏徒知紀伏羲以前之事爲無稽而不知紀旹䏌以前之秊之事亦難免于無稽也其三南氏譏金氏前編全錄詩書二經語謂經關道史紀事體不得同然

唐堯元載大書克明俊德五句爲綱何自犯其所訶也且此五句非事也載目中可矣然則南氏雖作綱目固不知綱目之義者其四南氏前編旣靡劉氏外紀謬妄然如伏羲以木德繼天而王等語何以引之夫五德更王之說雖本僞家語亦宗漢人陋說王者兼理天地之職總治五行之官安得有木德火德云云漢儒雖賈誼之通達未免此陋何況餘子此說旣興雖後唐後晉數季之祚猶復分配土金至宋而止宋以後無閒以元之統繼金繼宋均有所難定亦可知五行更王之說不足爲王者定格也吾最服左氏止言五官而不言五帝如月令五官分配五行斷不

可廢官以分治爲職也家語五帝分配五行斷不可訓帝以兼治爲道也若王者枚五行以改服色正朔乃所以新一時之耳目必剖五行以分應之此幾類洪範五行傳皇極不建分應一極之穿鑿矣且外紀云以木德繼天而王木德何以繼天語尤欠哲劉氏南氏均失之其五造書契制甲歷均屬于伏羲非也此皆黃帝時事觀易大傳以書契屬黃帝堯舜以後則伏羲時猶是結繩而治也或曰八卦非文字乎曰伏羲卽以八卦之象爲文字非卦象之外別有文字也南氏既于伏羲時引外紀造書契語又于黃帝時言帝命蒼頡爲左史蒼頡見鳥獸之跡體類象形而

爲字是伏羲造字蒼頡又造字也何其歧複而無定也于黃帝時引外紀而書命大撓作甲子此無可疑然伏羲所定甲歷又何物也且書伏羲定甲歷亦已引外紀曰起于甲寅支榦相配爲十二辰矣此非卽甲子乎同出外紀伏羲作大撓又作乎甲子亦待文字而後定伏羲旣未作書契則未作甲歷明矣其六外紀于伏羲之後有女皇柏皇大庭栗陸陰康朱襄葛天無懷等凡十有五氏相繼爲天子而後神農氏作南氏以爲考伏羲命官十五氏多與焉則皆伏羲之臣也且語多不經遂刪之而依易大傳卽以神農氏繼之可謂卓識矣然神農氏齣乃用外紀書帝臨

魁至帝榆罔凡七帝三百七十九年黃帝乃興獨不用易大傳而爲不經之語何也其七外紀曰黃帝教熊羆貔貅貙虎與炎帝榆罔戰于阪泉之野三戰然後得其志夫三戰而後得志非以至仁伐至不仁壹戎衣而有天下者且周公驅虎豹犀象而謂黃帝教熊羆貙虎以戰乎此誤讀牧誓而傅會之者亟之史冊蔑神聖而誤後世厥失不細其八南氏先書及炎帝戰于阪泉後書誅蚩尤于涿鹿亦不可信蓋黃帝果以兵威得天下則當先誅畔逆以清帝室今蚩尤方攻炎帝于空桑帝遜居涿鹿是炎帝雖無令德要亦危弱可憫黃帝不能爲天下先翦逆賊而遽與熊

虎之雄師以攻垂危之共主何以對天下訓後世也其九外紀曰黃帝命大容作承雲之樂是爲雲門大卷中春之月日在奎始奏之命曰咸池然則承雲雲門大卷咸池實一樂矣然周禮奏雲門奏咸池分祀天地何也南氏引佗書曰本黃帝樂堯修而用之故分而爲二然堯樂名大章語在禮經堯作大章樂南氏旣書于堯之七十有七載矣此又云修黃帝咸池之樂而用之彼此不相應而好引無稽之語以成史冊徒亂古經目其十南氏旣引外紀言黃帝命大容作承雲之樂又引史記言顓頊作承雲之樂旣引史記言顓頊作五基六英之樂名曰承雲又引史記言

帝嚳作六英之樂一承雲也黃帝之樂歟顓頊之樂歟一六英也顓頊之樂歟帝嚳之樂歟總之明儒于經史考核猝不精審南氏其不足責者也然其書居然據綱目之先考史者家置一冊其摭拾繇多又足以惑人余故略辨其失以示讀史者開卷之言而其佗之不相者可以是類推焉

三皇五帝

三皇五帝之說棼如也而無可折衷者孔安國尚書序未論皇帝其論三五也較諸說獨醇何則伏羲神農黃帝制作之始也見于易少皞顓頊帝嚳堯舜皆有功德于民者

也見于禮故曰醇也然安國書序僞矣又未論皇帝可據乎史記以黃帝顓頊帝嚳堯舜爲五帝誠無不可然天皇地皇泰皇爲三皇何其無稽也胡氏大紀論五帝以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當之據易大傳極可信然三皇爲天皇地皇人皇其無稽同史記月令家語五帝之名太皡屬木炎帝屬火黃帝屬土少皡屬金顓頊屬水分配四氣不知何義核之佗書雖多有合然理不純間漢儒五德分王之妄議且有五帝無三皇終未敢據白虎通以祝融列三皇風俗通以燧人列三皇鄭康成以女媧列三皇名號不見經皆同臆說若梁武帝三皇之說既同風俗通五帝之中乃

列帝摯帝摯非令主何以得廁聖神閒且其論舜非帝非王與三王爲四代尤誕謾可笑不值一辨綜而觀之夢如也無可折衷者

少昊

少昊之爲帝見禮記見春秌傳確有可徵而僞家語敘五帝及之敘五帝德則不及史記竹書皆于黃帝後顓頊前𡙡此一帝然終不可𡙡也史記尚有元囂之名而竹書幷無之待沈約之補注尤疏矣約補注謂其登帝位又謂或曰不居帝位是終未免于疏也至其名元囂名摯名清氏青陽氏金天紛紜不一皇甫謐宋忠以爲元囂靑陽少昊

一人司馬貞以爲元囂青陽少昊二人杜預劉道原以爲黃帝之子王嘉以爲黃帝子青陽氏名淸之子曰摯事遠無可證編史者祇當書之曰帝少昊氏而已左傳昭十七年郯子曰我高祖少皥摯之立則其名當書摯而已又左傳昭二十九年杜注窮桑少皥之號梭傳文少皥氏有四叔實能金木及水世不失職遂濟窮桑則或書窮桑少昊氏亦得之或謂亦可書少昊金天氏本昭元年傳文然傳文云金天氏不云少昊安知金天卽少昊雖少昊金天氏屢見文十八年昭元年昭十七年昭二十九年杜注而注也非傳文也非傳文則姑闕之至青陽爲黃帝子見史記

又見國語韋昭云青陽金天帝少昊也而曹植少昊贊則曰青陽之裔吾考楚辭章句曰西皇者少昊居西海之濱夫曰西皇則必不能以青陽爲號而爲青陽之裔明矣何也青陽于方隅系東也然賈逵曰少昊末爲帝居魯北既爲帝居魯夫魯實居大東似青陽又可通矣諸說岐出要宂埽去但據左傳正文可也

放勳重華文命湯

太史公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堯舜禹之名孔安國書傳則以堯舜禹爲名馬融以堯舜禹爲謚張晏又以禹湯爲字蔡沈謂放勳重華文命皆稱述功德之辭愚按帝王告天

必書名湯之名屢見于論語湯爲字無疑尙書惟尹躬暨湯臣呼君字古人之質也若曰僞尙書不足信賁頌則亦曰湯孫矣子思曰仲尼祖述堯舜孫之字祖卽賁頌湯孫之例也孫名祖則必無是理故湯爲字也堯爲名故臣諱之皋陶曰惟帝其難之舜禹爲名故君呼之堯曰格汝舜舜曰來禹堯舜禹是名非字非論可知則放勳重華文命非名亦可知然謂是汎汎稱述功德之辭亦謬觀孟子放勳曰可見不然詩稱文王有聲執競武王後人引文武語將書有聲曰執競曰邪蓋放勳重華文命必是字也此意雖略本亭林顧氏潛邱閻氏然顧氏謂夏以前帝王有名

而已然則此放勳重華文命者眞稱述功德之辭邪閻氏不駮史記名曰重華名曰文命之誤轉謂生號之名語旣不免于混而又眞以放勳重華文命爲號如後世人主有號有謚者然不知陶唐有虞夏后之號旣與軒轅高陽高辛諸號爲一例矣又有放勳重華文命之號余不知是號也嗣君追上之抑自爲之也追上之則夏后十數王何不閒有此也自爲之無乃紛紛然自譽之甚哉余以放勳重華文命爲字是卽竹書帝辛名受之例辛字而受名■猶之放勳重華文命字而堯舜禹名也或曰以爲字究何所本曰後漢書鄧惲傳步重華于南野太子賢注重華舜字

以此知放勳文命皆字也若帝王世紀謂禹名文命字高密尤謬余第據經爲斷紛紛雜說未暇旁擊也

重黎

左傳昭二十九年顓頊有子犂爲祝融史記楚世家乃曰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爲帝嚳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是左氏以黎爲顓頊子史記乃以爲顓頊之曾孫也左氏以黎爲祝融史記乃以重黎爲祝融也不知重乃少皥子黎乃顓頊子各不相涉何得混合爲

一氏按國語鄭語黎爲高辛氏火正命之曰祝融與左傳明明可互證而韋昭注左氏之國語乃不引左傳爲證而轉據史記謂黎爲顓頊之後吳回又譌史記而曰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黎及吳回于是較史記又差一世使後人眞謂重黎只是一氏黎轉有重黎吳回二人紛紜迂謬可勝言哉或曰鄭語謂荆子熊嚴重黎之後也楚語堯育重黎之後至于夏商重黎氏世敘天地而別其分主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夫荆子祖重黎程伯休父祖重黎重黎非一氏而何史記安知非據此而韋昭注國語安得不據國語也曰不然鄭語重黎之後句重只是偶然連及如論

語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孟子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之類觀下句卽承以黎爲高辛火正則可知止論黎不論重矣楚語程伯休父句並承重黎原未知程爲重後爲黎後以文義揆之國語不過曰重黎有後而概之曰程伯休父其後也以證重黎有後之的旨非重黎皆程祖也僖二十六年左傳夔子不祀鬻熊與祝融杜注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可知楚係黎後矣又桉史記索隱云據左氏重是少昊子黎乃顓頊允所出各別而史遷欲合二氏爲一然桉彪之序司馬氏黎之後今總稱伯休父是重黎之後者凡言地卽舉天稱黎則兼重

自是相對之文其實二官亦兼職然休父則黎之後也索隱此論最得分曉可見史記未悟國語語意而一誤于楚世家再誤于太史公自序而韋昭旣不知以左氏證國語又不細察國語意徒見史記生重黎云云遂援引以來獨不思楚語明云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卽在顓頊之代又安得曰顓頊生老童老童生重黎也卽索隱以爲顓頊之允亦誤止當據左傳顓頊有子曰犂爲祝融且綱目前編于顓頊氏書命五官下則曰黎帝之孫書命重黎司天地以屬神人下則曰黎顓頊子祝融也忽曰孫忽曰子紛舛如此何以輯史書耶

左傳重爲句芒犂爲祝融句龍爲后土則知鄭康成謂句龍配社黎兼火土之職非也僞孔傳以呂刑之重黎即羲和轉不誤蓋官職相同故顓頊以後則爲重黎在唐虞以後則爲羲和耳漢儒謂羲和即四岳殊屬牽就或又謂重黎之後分爲六子即羲伯和伯二仲二叔也此猶可通若謂即甘誓六事之人而允征時又合爲一人則不免臆斷矣自記

祝融

左傳犂爲祝融國語黎爲高辛氏火正命之曰祝融知祝融者掌火之官名外紀乃曰神農裔孫戲生器器生祝融爲黃帝司徒是以祝融爲別一人名而爲司徒之官亦大謬矣白虎通以祝融爲三皇之一尤誕而不考後人或以祝融爲南海神名亦因火正牽及之耳祝融名黎左傳作

秊韋昭注國語乃日重黎官名亦誤左傳昭二十七秊鄭子曰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于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然則司徒司馬等官制少皡時已具而司徒司馬等官名少皡時未有也詎知外紀所書黃帝時奢龍爲士師祝融爲司徒大封爲司馬之謬

元冥

史記言少昊有子曰昧爲元冥師此據昭元秊左傳昔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元冥師也又曰帝別子四曰重該脩熙此據昭二十九秊左傳昔少皡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熙爲元

冥也然左氏于昧曰裔子杜注裔遠也元孫之後爲裔則非子矣于重該脩熙曰四叔則爲其子明矣今史記乃以昧爲子以重該脩熙爲別子謬矣余又攷脩熙皆元冥之官左氏稱其世不失職今昧爲金天裔子而亦爲元冥疑脩熙之後歟然此亦據史記及左氏杜注以少昊金天爲一人之說非左氏正文也

論道學

宋史刱立道學傳以尊周程張朱諸子其用意至正然其失有數端道學即儒也不能分軒輊而彊分之一失也既以道學尊程朱而程子之徒呂與叔朱子之師劉屏山朱

子之徒蔡西山皆不得與二失也道學傳起于馬樞紀學仙者流如列僊傳目今用異術紀儒者三失也此皆近人已言之吾以爲又有二失而人未之言也經言學道不言道學言道學則屬文不順失一矣道者天下之達道卽五倫也故聖人不過人倫之至三代立學皆所以明人倫蓋無學不在其中今作史立道學一門則似學之塗至多而此諸人專以道爲學世人見之遂眞有不以道爲學者名爲推崇道學實視學爲廣視道爲狹于聖人勸學以修道之旨隱相刺謬明祁氏實目當爲眞士夫不爲假道學一似眞士夫非道學其疏于立言亦宋史名目之偏有以啟

之至于今日道學之名目遂爲世詬病然則宋史之貽累于道學豈有窮哉失二矣或曰宋史道學傳之失旣如此使其沿史記例以儒林賅之不亦可乎曰此未易以一二言盡也凡史之例曰循吏儒林酷吏游俠佞倖滑稽日者貨殖皆自史記而列代之史官或因而不革或革而增之吾皆以爲紛紛然無當于史法何則史紀人事者也書其人之事則其是非之實自昭灼不可掩何需先立名目以自申解一立名目區別條理必有數失卽如循吏儒林雖至美之名而其人行事不盡于此吾以入其中則此傳爲失實如子產之言行在春秋時無與倫比而以入循吏是

也一矣若其人盡于此而在不立名目之列傳中者則作
列傳爲失實如賈誼董仲舒王吉乃漢儒之冠冕轉不入
儒林是也二矣即兩者均有辭可解而既仕未有不當列
循吏者既學未有不當廁儒林者果不當入則其仕其學
又何以稱將毋不入此者皆酷吏乎抑皆蔑后君之無文
學乎欲矯其弊則循吏儒林又將多不勝紀進退均失實
三矣況夫游俠滑稽日者貨殖以及後世方術釋道之流
何足立傳必以立傳爲賅備此司馬遷之所以爲好奇晉
書南北史之所近于小說而失史官紀要之實四矣佞倖
姦臣關係天下之故似不可以不立傳而其不在此傳者

如江充卽佞倖之尤而漢書不入佞倖宋史姦臣傳無史彌遠入者不失實而出者失實五矣道學儒林之分而失也人知之儒林文苑之分而失也人不知之何也文之無益于天下者浮文百不足言文卽不足立傳而如宋史之賀鑄秦觀周邦彥皆詞客耳其文何益于天下然既以文苑立名不得不旁搜及此也失六矣若其有益于天下之文或論經或論政治雖文人亦儒術之所賴也如宋之蘇洵明之歸有光羿之儒林以外轉不及孤守一經之章句而其書幷不足傳者何也失七矣文苑既多載浮靡之人世之不足以明道而無志于爲儒者皆將自恃其文謂異

日必得一佳傳可以不朽如唐書文苑之沈佺期宋之問輩流者謚輕佻邪佞無所不爲爭贊鼓其淫辭以害風俗政事此尤失史官懲惡之實八矣凡此八失皆列傳之分名目累之不若悉從埽除擇其事之多而有係于天下者立傳而已矣其事相連品相類者則相次而已矣何爲紛紛然哉且史之大例有四紀傳表志也表以紀秊月紀國紀官志以紀事物制度名目不可省也紀傳不然書君臣之善惡焉耳而紀于帝王之明闇仁暴未聞着名目何獨于傳而析之或曰子謂道學儒林諸目之立例也而後世之儒將錯出而不盡一又何以裁量之曰微子問吾固將

及此竊謂古有八儒今有三儒八儒者如子思子張子夏之數分所不必分者也今之三儒亦然三儒者一曰鄭孔氏之儒詁名物二曰程朱氏之儒講義理三曰陸王氏之儒言心性夫儒雖有三聖一而已誠以孔子之言爲準則三儒者皆可以相通而可以相捄不然各是其所從入彼此迭勝入主出奴則不獨儒與異端敵而儒且與儒敵是皆儒之大害也夫鄭孔之詁名物博雅詳覈而不免于碎而雜陸王之言心性簡易直捷而不免于虛而浮各得孔子之道之二三而已程朱之講義理也持其大中本諸心性不廢名物其于人也如日用之布帛菽粟焉特其詮釋

羣經識大而略小自信而好斷不能脗合乎經之本旨者
亦有之矣孔子之道殆得其五六焉宋元明之宗程朱者
直欲取鄭孔陸王而廢之既失之拘而不通而明末之宗
陸王近人之宗鄭孔者又別立一幟嗤點程朱爲好多而
不博又豈不大謬矣哉孔門之學者立乎三千載之上已
察其必有此患故子論語特著之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
近思鄭孔之經學所謂博學切問也而未嘗內求夫篤志
近思陸王之心學所謂篤志近思也而未嘗外包乎博學
切問程朱兼之故直接思孟之統特于道有所未盡焉自
學者誠能以程朱之義理爲宗而先導以鄭孔通其訓詁

輔導以陸王求其放心庶有以捄程朱之小失而道學之眞可見而道學之名目愈可以不立夫道學爲生民之所以立命其名目尚可以不立而況儒林循吏諸目之紛紛乎哉

論學示兒子

昔孔子論古之學者今之學者之分分以人也若今之學并非古之學也古之學學其有用者今之學學其無用者曷爲有用專讀經史以求義理之學是也曷爲無用略經史之義理而爲訓詁詞章之學是也今毋高言三代士卽以漢士論其學不過通一經之義理遂明政事美文章投

之所向無不如志今之學其多百倍于漢人政事諠不明文章諠不美多而無用也微特無用而已其政事皆陰祖申商名法與經義剌謬其文章纖仄浧蕩實經之仇讐所學皆害人物也又非特用之時害人也方其學之也羣籍充棟覶如百寶紛欲攫取手獵目耕晷促繼夜駢羅箸錄雕肝鉥腎鏞爲宏麗冀葳庸士鋪潤刻峭帷恐不極下及讕言爭相仿摹血枯精秏掌皺睫眩內外薰剝如刃如火故今多不嗜學者誠畏其難也有不避其難者學之名未大起已病且死矣旣病且死人猶譽之惜之不知皆古人之所笑也古人仁且智何爲是哉其學未嘗不博而一以

經爲準其治經未嘗不覽傳注而一以聖爲歸其志專易立其事約易爲其塗直易行心不勞力不罷要歸于明聖人之大義自得于己而已矣故發憤可忘食而樂亦可忘憂其樂也萬古六合獨來獨往陰闔陽闢鳶飛魚躍非若今人之學之有苦而無樂徒倚人之樂爲樂人卽樂之而已害身且害世也然則古之學也有用而安今之學也無用而危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古今之學之謂也漢以來學最博者無踰鄭康成張茂先康成之訓詁至今宗尙蕆經之言十可四五聖人之道未必其有所得也茂先詞章不能勝人病國殺身人譏醜之矣曷不師漢以來

善學者乎董相下帷講春秋而三策有王佐才也諸葛公讀書觀大略而伊呂伯仲也陶元亮書不求甚解而品參夷惠也韓退之之非三代兩漢書不敢觀而言幾配經也劉司戶專治春秋而直言偉論與龍比爭烈也此五君子者非不勤學而非今之勤學者也汝曹卽斷美文章不五子之文章是學而誰學也世每言有通儒之學有俗儒之學吾甚韙之恨無舉通儒之學之得俗儒之學之失詳示人者吾頭白齒豁悔舊學誤于無用今爲汝曹詳之欲汝曹不以多觀雜書爲能而以明經史大義自得于己爲賢立身臨政處事屬文之用將有不期而自得者若夫時人

之愛憎名場之利鈍子汝曹定命無豪毛增益惟不知命
者紛趨焉汝曹戒之